

KGB

叛逆者

长缨 译述



目錄

一、一隻掙脫了皮繯的看門狗	一
二、生長在修風裏	二
三、加入KGB的經過	六
四、在特務學校受訓	二五
五、走馬上任當鷹犬	三三
六、兩個月八個綫人	四四
七、給德國人佈下的圈套	五一
八、如此這般的「反間」業績	六〇
九、胡天胡帝的生活	七五
十、軍隊中的特權階層	九八
十一、蘇聯士兵的精神狀態	一〇〇
十二、抉擇	一二三
譯者的話	一三三

一、一隻掙脫了皮繃的看門狗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早上六點鐘，蘇聯KGB的亞歷西·米阿科夫上尉已回到了他在蘇聯駐東德部隊第六摩托步兵師第十六摩托步兵團團部裏的辦公室。

米阿科夫上尉隸屬於第三管理局，第三管理局也叫做「武裝部隊管理局」，是KGB十一個管理局中人數衆多，職責重大的一個。蘇修叛徒集團依靠KGB的法西斯白色恐怖懾服人民，而它自己也時刻生活在恐怖之中。它不僅害怕人民，也害怕自己賴以對內鎮壓人民、對外擴張侵略的軍隊。第三管理局管的是蘇聯武裝部隊內部的「反間」工作，所以，它實際上就是監視軍隊的「秘密政治警察局」。

這個局下設十二個部，分別監視國防部，總參謀部，軍隊情報局（即GRU），地面常規部隊，海軍部隊，空軍部隊，火箭部隊，核子部隊，KGB的邊防部隊，隸屬內政部的民兵和軍隊，民間航空，以及莫斯科軍區。它的情報人員安插到武裝部隊中連隊以上的每一軍事單位，每一軍區，每一海軍艦隻，以至於每一軍事戰綫。他們雖然也穿軍服，但不受軍令管制，可通過自己的組織系統直接向KGB總部匯報。一般上，這些特務都會在自己負責的軍事單位的軍事人員

中，以及在軍事單位所在地附近的普通居民中招募綫人，廣佈情報網，密切監視軍事人員的政治動向。

米阿科夫上尉在軍中的主要任務就是對付所謂「內部敵人」，與西方諜報人員鬥法，「保衛」那個摩托步兵團的「安全」。

當天，米阿科夫所負責的那個團，有一隊軍官要乘坐旅遊巴士到西柏林去。表面上，他們是到西柏林去遊覽，實際上是要暗中偵察美、英、法三國在西柏林的軍事設施。米阿科夫也要和他們一起去，他同行的官方理由是，他作為KGB特別部的一個軍官，有責任「保衛」那一隊軍官的「安全」。所謂「保衛」，並不是保護他們免受西方「侵略者」陰謀的陷害，而是防止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逃亡到西方去。

但這並不是米阿科夫大清早就回到辦公室去的真正原因。已為KGB把關五年、拜官上尉的米阿科夫，這一回是要監守自盜，利用這一次出勤西柏林的機會叛逃，向西方要求政治庇護。他提早回到辦公室去，是爲了抓緊出發前的一點時間，再三檢查自己在這次逃亡中需要帶備的東西。

該帶的都帶上了。

一個裝滿秘密文件的公事包——這是他反戈一擊的有力武器，投靠西方的政治資本，一支手槍——這次逃亡，只准成功，不准失敗，他明白一旦功敗垂成，後果是多麼不堪設想的，這支手槍留在身邊，準備在遇上麻煩時誓死一拚，一件防水斗篷——在逃亡時可用以遮掩自己身上的軍服，喬裝成平民。

他們一行人坐上了巴士。出發了！

永別家園的惆悵，與未卜吉凶的緊張交錯在一起，激起了米阿科夫滾滾的思潮。車上的其他軍官，有的談天說地，有的互相戲謔。米阿科夫的起伏思潮給他們打斷了。有一個軍官提高嗓子喊道：

「如果我們獲准在西柏林的一間色情商店附近下車，那就好極了，我們可以買一些有趣的雜誌。」

他是一個年輕的中尉軍醫，米阿科夫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把他吸收為KGB綏人，用他來監視某些人。他的聲音很大，巴士上的每個人都聽得清楚，引起了一片贊成的共鳴。接着，所有的人都用試探的目光望着米阿科夫。

「我早該禁止你到西柏林去！」米阿科夫向那個中尉取笑說：「你容易受資本主義影響，亂搞男女關係。」

另一個軍官搶着說：「喂，米沙，你可忘了這裏坐着一個反間傢伙，你會被送進牢房的！」這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米阿科夫也笑了，雖然沒什麼值得那麼好笑。那個中尉心中暗自着慌，急忙為自己解圍。他高聲地對米阿科夫說：

「上尉同志，我接受黨的命令，我決定忘掉所有的女人！」

大家都笑了起來。離米阿科夫不遠的一個少校軍官也插嘴說：

「米沙，你呀，你的所作所為和一個笑話一個樣。有人問一個公民說，在什麼情況下他會光着屁股坐在一隻刺猯上。他想了一想，回答說：『如果那隻刺猯身上的刺都給拔光了，如果屁股

是別人的，如果那是黨的命令。」

少校最後那句話還沒講完，他的話音已淹沒在其他人的笑聲中。

巴士上，除了那個中尉之外，還有兩個軍官也是KGB綫人。如果說軍心動向有軍中特務看守，那麼這些「看門狗」的心又得由誰去看守呢？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因為互相猜疑已成為「看門狗」的一種後天性本能，他們自然會互相看管。那兩個KGB軍官似乎正在監視着米阿科夫，其中一個是上尉級的，坐在米阿科夫旁邊。他已注意到米阿科夫的公事包，他一面指着公事包，一面用大家都可以聽到的聲音問道：

「上尉同志，你的公事包裝的大概是秘密文件吧，你打算把它交給西方？」

米阿科夫怔了一怔，心中暗道：「你是鬼迷心竅了，我非宰了你不可！」

米阿科夫倒也機智，不慌不忙地大聲回答說：「當然啦，是秘密文件，還會是別的什麼嗎！大家滿意地笑了，誰也沒想到米阿科夫說的反話竟然就是真話。有人還以為米阿科夫的公事包裝着一個錄音機，正在錄下他們的談話呢！」

這個話題已告一段落，但米阿科夫還在想着這件事，他的思潮在車子從東柏林越過分界綫進入西柏林，來到一個美國檢查站前才被岔開了。一個美國士兵截停了他們的車子，點了車上的人數。車子隨即繼續向西柏林進發。

米阿科夫一行人所乘坐的旅遊巴士在西柏林的行走路綫，會經過美、英、法駐軍的軍事設施，但不會隨便停泊。他們大概只會停兩次車。第一次是停在夏洛滕堡宮，他們獲准下車和拍照，但不得進入宮內。第二次是停在蘇聯紀念碑前。

車子在夏洛滕堡宮前停泊的時間，將是米阿科夫唯一的逃亡機會。他已計劃好屆時看准時機，突然離隊，閃入宮旁的一個公園，喬裝成平民，然後乘坐的士投奔美國人，要求政治庇護。

但是，實際的情況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順利。

車子來到夏洛滕堡宮，軍官們下了車，開始到處獵影。米阿科夫緊握公事包，站在與公園進口相距一百米的地方。可是，這關鍵的一百米，全在其他軍官的視覺範圍內，要神不知鬼不覺地溜進公園，是絕對不可能的事。米阿科夫被迫放棄原定計劃，另想辦法應變。

他決定冒險一試，走進夏洛滕堡宮，再從夏洛滕堡宮的後門走出來。他不動聲色地向四周打量了一下，他的同僚都在忙於拍照，沒有人注意他。他抓緊這一瞬即逝的機會，一溜煙地竄進了夏洛滕堡宮。幸而行動敏捷，沒有被人發覺。要不，他就得拔出手槍，負隅頑抗。

宮內好像正在展覽一些什麼，有好一些人在參觀。米阿科夫無暇他顧，他的失蹤很快就會被發覺，當務之急是盡快找到這座建築物通往公園的緊急出口。參觀展覽的人潮，絡繹不絕，他不得不放慢脚步走上二樓。時間就是生命，時間一秒鐘，一秒鐘地過去，他仍然找不到出口，心裏急得活像熱鍋上的螞蟻。

突然間，他發現了一道門！他向四周望了一望，肯定沒有人注意他，於是立即穿過那道門，走進一個房間去。門的後面插着一條鎖匙，他隨手把門鎖上，拔掉鎖匙，然後向四周環境打量。周圍盡是畫，畫框……噢！還有另一道門！他正想走上前去看看這第二道門是不是開着的，忽然聽見房子一角沙沙作響。他繞過擋住他的視線的一幅畫，發現一個德國老人正坐在一張小桌子旁邊吃東西。老人看到有個陌生人走進來，先是嚇了一跳，隨即用柏林口音問道：

「喂！你是誰？我可是眼花了？你真的是俄國人？」

米阿科夫說：「沒什麼事的，老大爺，慢慢吃吧！」

米阿科夫問他這座建築物可有開向公園的出口，老人回答說有，用頭向第二道門的方向點了一點。米阿科夫瞥見桌子上有一個電話，立刻有了新主意。他叫老人給警局打電話，告訴他們有一個蘇聯軍官正在尋求政治庇護，要求他們盡快派車子到夏洛滕堡宮的後門接應。

老人照他的話做了，跟着要想離開。米阿科夫怕他向蘇聯人通風報信，有禮貌而又堅決地要求老人留在房間裏。結果，老人沒有異議地留下了。

米阿科夫把軍用大衣和軍帽脫下，藏在一幅畫的後面，用那件斗篷掩蓋好身上的軍服，爲下一步行動作準備。他走近窗口，小心翼翼地隔着窗簾往街上打探，他看見自己的同僚正在衝動地談論着什麼，有幾個還用手指着米阿科夫藏身的大樓。

米阿科夫望了一望自己的手錶，時間剛好是中午十二點正。他肯定那個高級軍官已經用無線電把發生的一切拍返東柏林總部，半個小時後，大批KGB人馬就會在西柏林展開搜索。他必須在這關鍵的半小時內到達警局，否則，他的處境就會變得危險了。

他再次注意到那第二道門，拉了拉門的把手，門是鎖住的，他探到袋裏去，找找有什麼可以開鎖用的東西，他摸到第一道門的那條鎖匙。試了一試，門開了！他向門外的走廊窺竊了一會，然後對老人說，他會很快回來。他出去後，把門重新鎖上，沿着走廊走去。走廊的盡頭是樓梯，米阿科夫沿着樓梯下到地面，那裏有一道沉重的大門。米阿科夫把門打開一看，這座建築物的後街赫然在目。這一發現使他喜出望外，立即轉回老人的房間去。

警察還沒有來，米阿科夫叫老人再打一次電話敦促他們快來。當時已是十二時三十分，他再不能單獨行動了，正在搜索他的KGB人馬一定就在附近。他內心詛咒西柏林警察行動的遲緩，但等待他們前來救駕，又已是唯一的希望。

時間已是下午一點正，米阿科夫決定自己穿過公園走到街外，召的士往美軍駐地奔去。就在那個時候，走廊傳來了人的腳步聲。他突然想到，如果是KGB的人，那該怎辦？他立即拔出手槍，拉開保險掣，敏捷地推開了門，只見門外來了兩個穿便服的大漢。這兩名大漢瞥見米阿科夫手中有槍，顯得有點吃驚，立即停住腳。其中一個喊道：「警察！」

他向米阿科夫出示證件，要求米阿科夫收起武器。這時候，米阿科夫才鬆了一口氣，把手槍放回懷裏，與老人道別。他拾起自己的軍用大衣和軍帽，跟着那兩個警察從後門離開夏洛滕堡宮，坐上警方的汽車。約三分鐘之後，他已置身警局了。

米阿科夫到達警局後才發現，警局就在夏洛滕堡宮的對面。他抱怨警方竟要花上那麼多的寶貴時間才能橫過一條馬路，差點誤了大事。警局的人解釋說，這件事他們自己作不了主，他們必須首先和英國人聯系，匯報一切，一直等到批准後，才能採取行動把他接回來。

警局裏的人倒十分好客，他們給米阿科夫送上咖啡，叫他等候英國憲兵前來接他。在警局裏，米阿科夫感到比較有信心了。但多等一分鐘，就會有更多的KGB人馬在西柏林出現，從警局轉移到英軍駐地途中被KGB人馬兜截的危險性就越大。他從警局的窗口望出去，可以見到夏洛滕堡宮和巴士上的同僚。巴士的門已經關上，一輛掛着蘇聯汽車編號的「伏爾加」牌汽車停在旁邊。這一切證明了KGB人馬正在積極展開大搜索。

這一等又等了整整一個鐘頭。下午兩點正，一個英軍中士和兩個士兵終於來了。中士用蹩腳的俄語問米阿科夫是不是真的希望留在西方。米阿科夫肯定地說，這樣的事情不是鬧着玩的，那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於是，米阿科夫一行四人步出警局。在警局的院子裏，米阿科夫才發現他的救星是乘坐一輛繫着綠色、掛着軍部標誌和號碼、上有示警訊號燈的憲兵車來的。他很不以為然，因為這輛車惹人注目的程度僅次於救火車，它不難使KGB搜索隊識別出這是什麼車，從而發現他的下落。但米阿科夫已無選擇餘地，硬着頭皮跟着上車離去。

五分鐘之後，他們注意到他們已經被人跟蹤，KGB特務的車子毫不掩飾他們的意圖，唧尾窮追，一直追到英國軍部的大門口。

米阿科夫在三人護衛下進入英國憲兵大樓，來到一個設備簡陋的房間。在那裏，其中一個士兵一直陪伴左右，米阿科夫甚至連上廁所也不能單獨行動。

下午四點鐘，一個官員跑進房間來告訴米阿科夫，倫敦方面已經知悉他的事，他很快就會被護送到西德去。米阿科夫質問為什麼周圍的氣氛是那麼緊張。那個官員解釋說，他在軍部的出現，好比一顆可能隨時爆炸的原子彈，俄國人就在附近，到處都有KGB的人，任何一種挑釁都會發生。

那個官員離開後，另一個上尉軍官走進來。陪伴米阿科夫。他對米阿科夫說，大概在晚上十點到十一點鐘，他們會一同飛往西德，在此之前，他們還得留在這個地方。而且，由於KGB在英軍部四周都設有監視點，他們只能坐直升機到機場，坐汽車前往機場也是危險的。

晚上十點三十分左右，有人給那個上尉和米阿科夫送來了兩套便服，並着他們換上。那時

候，米阿科夫獲悉下幾步的具體行動。晚上十一點鐘，他們要離開這座大樓，登上一部汽車，在車子裏面，米阿科夫必須坐在兩個警衛的中間，車子會把他們送到一架直升機旁，直升機將把米阿科夫載往機場；機場上將有一架飛機等着他們。這一系列嚴密的保安措施，是爲了預防蘇聯特務發動劫持米阿科夫的攻擊。英國人動員了一支部隊進行戒備，強化整個轉移行動過程中的保安工作。

他們終於按原定計劃，離開憲兵總部大樓，登上汽車，車子走了五十米，停在一架直升機旁，直升機早已開動引擎待命。四周的英國士兵全副武裝，手執自動武器，神情緊張。米阿科夫和那位上尉軍官等人迅速登上直升機，直升機馬上起飛。

十分鐘之後，直升機在一架飛機旁着陸，他們立即登上那架飛機。不到五分鐘，他們已往西飛行了。

機上有兩個駕駛員和兩個戰鬥員，他們神情緊張，而米阿科夫也不見得很輕鬆。飛機是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那個年代的，最高時速只有二百八十公里。他們正在東德上空飛行，被蘇聯導彈「意外」擊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們在東德上空的長時間飛行終於結束了，當他們飛進西德領空的時候，機艙裏的氣氛很明顯地活躍起來。每個人的臉都綻開了笑容，那個上尉軍官對米阿科夫安全抵達西德表示祝賀。

翌日早上四點鐘，他們到達距西德杜塞爾多夫市不遠的目的地。英國人熱烈地接待了米阿科夫。

在米阿科夫抵達西方的第二天，蘇聯外交官全力以赴地展開了一場爭奪米阿科夫身的外交

戰。蘇聯代表首先多次強烈要求英國人給予與米阿科夫會面的方便，繼而要求英國人轉達如果米阿科夫願意返回蘇聯，他將會獲得「寬恕」的建議，最後是誣告米阿科夫是刑事犯，強迫英國人交人。由於米阿科夫無意再回到他剛剛逃出的不公平的制度中去，他更深刻地認識到KGB和整個蘇聯制度所說的「寬恕」只能意味着監獄，西伯利亞和處決，他堅決拒絕蘇聯代表的「建議」，駁斥他們的污蔑。

蘇聯發動的外交戰以失敗告終，米阿科夫也就從此開始了他那「周遊列國」的流亡生涯。

二、生長在修風裏

阿歷克西·米阿科夫是在一九四五年在俄羅斯中部的一條小村落出生的。在他出世後不久，舉家遷往有三萬人口的小鎮列貝迪揚。在那裏，他度過了童年。

根據米阿科夫的回憶，在他的童年生活中值得一談的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與列貝迪揚鎮的尚武傳統直接有關。

列貝迪揚鎮是古俄羅斯的一個軍事要塞，鎮上有不少習俗世代相傳，尚武精神就是其中一種傳統。孔武有力，胆色過人，是鎮上男子迄今仍引以為榮的一種品質。

米阿科夫在這種尚武精神的薰陶下，從小就孕育了要過冒險生活的幻想。他在十七歲那年，唸完了中學。他的父母都希望他進入大專學院接受高等教育，但他却有自己的打算。軍隊的傳奇生活吸引了他，他當時覺得當個職業軍官，才能真正體現男子氣概，那樣的生活才會是充滿危險和冒險的。因此，他決定投考軍校。

另一件事是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衝突。

米阿科夫說，在過去，俄羅斯民族世代受到宗教精神的影響，十月革命之前，正統教會

在他們的生活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十月革命後，宗教信仰才受到抑制。在他的童年時代，列貝迪揚鎮上的教堂只剩下一間，但仍有很多教徒。他像很多童年朋友一樣，也在教堂洗過禮，父母力圖向他灌輸信仰上帝的思想。但在學校，教師却極力清除學生的宗教信仰，通過少先隊和共青團，進行忠於黨和國家的教育。

他說，一方面，害怕在學校受到嘲笑和羞辱，因而他和其他同學一樣，一直隱瞞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爲了能够繼續升學，他首先參加了少先隊，在中學畢業前，成了共青團團員。

在米阿科夫的自述中，對於自己的家史談的不多，他只提到他的家庭人丁頗旺，他是個長子，下有兩個弟弟，三個妹妹，父母都是「普通農民」。

從米阿科夫的年齡推算，假如他的父母不是晚婚的話，他們大概是在十月革命後不久出生的。又假如耽誤他們早生貴子的時間的是戰爭，他們還可能是在十月炮聲的陪伴下來到人間。要是他們對列寧領導的推翻沙皇殘酷統治的十月革命缺乏感性認識，他們也該受到由斯大林領導的抗擊法西斯侵略的衛國戰爭戰火的洗禮。可是，十月革命的偉大，衛國戰爭的壯烈，似乎都不能在這兩個「普通農民」的「虔誠」心田裏佔有一定的位置，他們硬要米阿科夫承受他們宗教至上的唯心主義觀點。他們的「普通」可普通得不太尋常了。

米阿科夫生於一九四五年，在一九六二年唸完中學，他唸的很可能就是蘇聯的十年一貫制學校。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已經篡了黨，奪了權，米阿科夫十年學校教育中關鍵的幾年，正處於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時代。所以，他屬於生於紅旗下，長在修風裏的年青一代。他沒有辨別真假

馬列主義的能力是不足為怪的，但他對列寧時代的蘇聯的一些問題所持的皂白不分的立場，却是不可理解的。

很明顯，米阿科夫有意用列貝迪揚鎮的尚武傳統來解釋他投身軍隊的原因。至於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衝突的後果如何？幼時借助少先隊和共青团作為他日晉身階梯的蠱惑，是否已為他日後的投機思想烙下雛型？他就沒有作進一步的剖析了。

一九六二年八月，米阿科夫果然得償所願，考進了利亞山市的傘兵軍官學校。

這所軍校的學制共四年，課程分普通學科和軍事項目。普通學科有高等數學，物理和外語，軍事項目則包括對本國和外國武器的認識，射擊，跳傘，地形學，爆破技術，以及破壞活動等。特別重視的是體格鍛煉。

這所軍校的訓練十分嚴格，假共產主義之名，對學員灌輸軍國主義思想教育，要把學員培養成為神風敢死隊式的亡命之徒，為赫魯曉夫主義賣命。軍校的教官教導學員要有在敵後堅決、無情地執行任務的思想準備，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要毫不猶疑地使用恐怖主義手段，搞破壞，甚至殺害和平的人民，「只有這樣做，傘兵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取得成功。」

為了貫徹軍國主義精神，軍校的紀律十分嚴厲。稍為違反紀律，就會受到嚴厲的懲處。在該點烟的時候點着一口香烟，沒有穿上大衣就往街上走，都會被拘禁三天以示懲戒。

米阿科夫也嘗過這種苦頭。他回憶說：

軍校學員經常要到距利亞山市六十公里的一個有特殊設備的森林營地去進行射擊實習和爆破訓練，一去就是幾個星期。有一天，他們又要出發了。他們之中有六個人奉命負責把各人的被褥

每五張捆成一捆，然後搬上卡車。他們的宿舍在四樓，這六個學員要走捷徑，不想爬樓梯，乾脆把被褥從窗口拋下樓去。排長維爾科夫大尉正在下面站着，第一捆被褥剛剛拋下來，他就咆哮了，他喝令停止這種「違反紀律的做法」。不知道這六個學員是真的沒聽到還是假裝聽不到，照拋如儀。這可使維爾科夫發狂了，他大嚷特嚷了一些什麼。米阿科夫站在附近，目睹這齣鬧劇，樂極忘形地大笑起來。他這一笑，又觸怒了維爾科夫。維爾科夫突然轉過身來，指着米阿科夫喝了一聲：「我要把你拘禁五天！」米阿科夫就因這「惡意」的一笑而受到懲罰。

米阿科夫在傘兵軍校受訓的頭兩年（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正是赫魯曉夫掌權的最後兩年。在這段時間裏，赫魯曉夫在背離馬列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他的現代修正主義綱領日趨完整，資本主義在蘇聯國內各條戰線上加緊復辟。一九六四年十月，這個利令智昏，妄圖挾五千萬噸鋼、四億噸煤、八千萬噸石油以令天下的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祖師爺，終於自食其果，被他的徒子徒孫以出不了糧食為理由攆下了台。

米阿科夫對這個時期的生活回憶說，他在軍校裏不僅學到軍事知識，而且也開始認識了生活，看到了蘇聯社會的一些陰暗面。有幾個事件給他的印象特別強烈，其中之一是軍校當局有一次竟然準備派遣他們去鎮壓為麵包而罷工的工人。

他說，在赫魯曉夫掌權的後期，赫魯曉夫的「明智」政策導致蘇聯糧食短缺。沒有肉，沒有牛油，沒有白麵包。為了購買黑麵包，蘇聯人民也得排上幾個鐘頭的隊。軍校裏的學員也曾經聽到蘇聯工人抗議的傳說，但由於軍校的物質供應受到特別照顧，他們從來體會不到糧食短缺這回事，因而他們一直沒有對這個問題認真考慮過。到了一九六四年的某一天，他們才開始正視到這

個事實。

那天的下午，軍校當局下令學員進入戒備狀態，給他們每個人發了機關槍和六十顆子彈。校方在下達命令時說：「有一大批流氓正聚集在利亞山市的一個工廠裏擾亂社會秩序。要是民兵應付不來，我們就得開往亂事現場恢復法律和秩序。」

學員留在營房裏待命出發。大約等了兩個鐘頭之後，戒備令取銷了，他們繼續正常的操練。他們後來從有父母住在利亞山市的學員處獲悉真相，在工廠裏根本沒有什麼所謂「流氓」，是工廠的工人進行了要求麵包的罷工鬥爭。他們險些兒要拿起武器去對付的，就是這些罷工的工人。

另一個事件是米阿科夫的一個同學因為敢於公開向軍校講師提出為什麼工人會進行罷工這個「非蘇聯的問題」而險遭迫害的遭遇。

這個事件發生在利亞山市某工廠工人罷工事件之后不久，事情的始末是這樣的：

在一堂蘇共黨史課上，講師雅庫申科少校向學員講述蘇聯共產黨怎樣對蘇聯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蘇聯人民的生活是怎樣的美好和快樂。他在講完課之后，照例問問學員有什麼問題要發問的，或者對那一點還聽得不太清楚。平時，學員對這一課不感興趣，大家都巴不得能够早點離開教室，充分利用下課的小息時間，因此不會有誰再提出什麼嘮什子問題。但這一回是例外，一個學員在鴉雀無聲的教室裏站起來，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

「你說我國人民的生活過得很美好，那麼為什麼工人還要罷工呢？」

說話的是阿納托利·辛尼斯基，一個來自遙遠的白俄羅斯農村的小伙子，身體結實，個子矮小，平日沉默寡言，深具農民本色。他的問題令他的同學大吃一驚，而最意外的是那個講師。